

天馬行空

莊/子/的/世/界 ⑪

陳重文 主講
真宮、澄慧 整理



〔接一九五期〕

莊子認為人的生活要符合大自然的節奏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是與絕對的非，在精神上與造物者同遊，在生活上與那些把生命看開，不認為事件有開始與終了的人做朋友。以下是莊子「下與外生死，無終始者為友」的一些例子。

惠施是莊子的好朋友，他比莊子早死，有一天莊子為朋友送葬經過惠施的墳墓時，有感而發講了一個故事給大家聽，他說從前有一對好朋友，他們一個是木匠一個是泥水匠。有一天泥水匠在塗牆壁時，一片像蒼蠅翅膀一樣的石灰粉掉到鼻子上，他的木匠朋友看到了就說，站著不要動，我用斧頭把石灰粉砍下來，結果泥水匠真的站好，木匠一揮動斧頭便把石灰給砍下來了。這件事很快地便傳到國王那裡，國王想親自看他表演，於是便通令全國找來那位木匠，木匠來了以後卻說：「我沒辦法做到，因為知道我技巧的人已經死了，他信任我的能力，所以站著不動，連眼睛都不會眨，所以我能夠很從容的便把石灰砍下來。」《徐無鬼篇》莊子用很巧妙的譬喻來說明他和惠施的情誼。就像伯牙和鍾子期，伯牙彈琴時志在

高山，鍾子期就知道他志在高山，後來鍾子期死掉，伯牙把琴摔破再也不彈琴了。

在大宗師裡提到四個有道的人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相聚在一起，其有一人說：誰能夠以「無」來做頭，以「生」作背脊，以「死」作尾巴，把生死與終始連成一貫，無所謂生，無所謂死的人，我便與他做朋友。其他三人聽完之後皆會心一笑，就這樣在會心一笑中四個人都成了好朋友，不必用言語來表達。這個叫莫逆於心，你的見識和想法正合我心意，絲毫也沒有違背。

子桑尸、孟子反、子琴張三人是好朋友，其中子桑尸因淋雨生病，而家裡又很貧窮，最後終於過世。孔子聽到這件事便派子貢去助理喪事，子貢到了喪家，卻看見孟子反和子琴張二人一邊編曲一邊敲盆唱歌：「我的好朋友子桑尸啊！你已經回復了你的天真，到大自然去了，我們卻還被人形體所束縛呢，可歎呀！」這時子貢趕忙趨前詢問說：「在喪禮中唱歌合乎禮節嗎？」孟子反和子琴張相視而笑說他哪裡懂得禮的真意。子貢被奚落一番，回去向孔子報告：「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呀！不用禮教去約束自己的行為，忘去了自己的形體，對著友

人屍體唱歌，臉色都不改變，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？」孔子說：「他們是方外的人，超脫於世俗外面的人。我是方內的人，寄託在世俗裡面的人，方內與方外不相及，我卻命你去弔喪，我可算是見識淺陋的人了。他們將和造物者為友伴，和天地間的正氣合而為一，他們認為生存就像身體上長了肉瘤一般受累，死亡就像瘡疣潰散一樣反而去了累贅。他們把生死看作循環，不分先後，人的有生不過是偶而因地水風火會合而成，所以能夠將生死看破，能夠忘卻形體裡面的肝和膽，外面的耳朵和眼睛，死和生來來往往，任隨自然的變化沒有頭緒可循，心理毫無掛念，超脫於世俗以外，逍遙自在，清淨無為，他們怎麼會行世俗的禮節給眾人看呢？」

子貢又問：「先生你為什麼不依從方外的道呢？」孔子說：「我雖然寄託在方內受禮教的束縛，像受天刑罰的罪人一樣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共遊於方外，魚的生活需依賴水，人的生活需依賴道。依賴水生活的，掘個池子得些水就足夠養活了，依賴道生活的，得了道性分就安定了。所以說魚在江湖裡極端的舒適，忘了自己在水裡，人得了大道，性情安定，自足

自樂，也就忘卻了道術。」

莊子的思想建立在生命的根本，非常的闊大且不斷地開關出去，他的生命不會侷限在一個框框裡，而是天天在突破、在開展，如果我們是見法的人，每天的生活應該都是別開生面，不會覺得無聊而去找刺激的事做，如玩電動、飆車、逛百貨公司、大吃大喝等。

莊子的思想深闊而肆，不但廣大而且深刻，能夠調整到最適當而達到最高點。不但能適應自然，人事的變化，而且與萬物溝通或面對各種境界時都無障礙，他的道理因時、因地、因人、變化無窮，永遠用不完，因此他能悠遊於人世間，不遺留任何行跡，能自由自在，不受變化的影響，能與大道的宗旨相融合，悠邃深遠沒有窮盡。

從《天下篇》這一篇文章中點出莊子學說的八個特色：

一、規模雄大難以令人模仿與追隨

任何一家一派的學說，我們都可以模仿，可以追隨，但要模仿莊子就很難。

歷史上想學莊子，但卻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例子很多，如魏晉的清談及以後道家本流的人

物，這是因為莊子的思想、學說收放自如；令人摸不著邊際，看不清型態，因此往往只學到皮毛，只摸到象的一肢大腿而難以窺其全貌。

就莊子的文章而言，整個中國的文學史上，學莊子文章比較著名的是蘇東坡，但是蘇氏文章的規模與氣魄和莊子比還是差了一截。這是因為莊子以「謬悠之說、荒唐之言、無端涯之辭。」來表達他的思想，來闡述道的本質與實踐方法。換句話說，莊子以遙遠又難以驗證的謬悠之說、誇大怪誕的荒唐之言、範圍廣大、無邊無際的無端涯之辭作文章，其脈動的確很難模仿。而且莊子「時縱恣而不儻」，很放肆的跟隨自己的心性，不跟任何理論苟同，不會贊成哪一家的學說，也不會反對哪一家的理論，他就是以這樣自由自在的方式生活，在大境界、小境界中都逍遙自在，往往讓畫地自限的人難以追隨。

二、處世態度落實在現象世界中

莊子面對現實世界，不會像其他學說一樣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不好的，人們要超脫現實生活，才能夠成為聖人，要壓制人的七情六慾，才合乎天道。他們認為在現實不理想的社

會以外，有一個理想社會，而要達到理想社會的境界，一定要我們的修養達到聖人的程度。這是宋明理學講的王道思想，他有利於專制社會與宗族社會，但對於民族卻不可能有真正的幫助。

莊子不以畸見之，而是和光而同塵，他的思想境界、言論表現雖然異於一般的學說學派，但是他卻不標新立異、特立獨行，他將自己耀眼的光芒柔化緩和，和世俗的塵世在一起，一點也不顯得突出而格格不入。我們常看到悲劇的天才人物，這是因為他一直跟世俗對立，對立不一定錯誤，但是要看對立的方式、手段和動機。

莊子不認為現實世界以外可以到達另外的理想世界，生命的本質在現實世界完成。對基督教而言，生命的本質在天堂不在人間，所以現在如果不信耶穌，最後審判時被判入地獄就不得再超生。最後審判就是只有一次審判，這次審判之後，跌入地獄的人永遠在地獄，升上天堂的人永遠在天堂。其實宇宙在寂寞無形的變化裡，不可能有最後的終極，一切都是在無常的變化之中，生命的本質要在現實世界找，想在現實世界以外找到，就像緣木求魚一般是

不可能的事。

東郭子問莊子說：「莊子啊，你天天在講道，請問道在哪裡呢？」

莊子說：「道無所不在，到處都是」。

東郭子說：「一定要講出一個確定目標才可以，不可以這樣籠籠統統的說無所不在」。

莊子說：「在螻蟻」。

東郭子說：「道應該是高高在上，怎麼會是下等的昆蟲」。

莊子說：「就在米粒上面」。

東郭子說：「由動物講到植物，怎麼越講越下等呢？」

莊子說：「在瓦片上」、「在屎上面」。

東郭子認為莊子越講越離譜，生氣不回應了。

莊子解釋說：「我講的話很嚴肅，並不是胡言亂語，你看過國家養豬的官嗎？他要看這隻豬可不可以殺。不是用秤，而是握一握豬腳，看一看就知道了，道是在越低下的層次顯示得越明白」，這就是教我們在現實世界裡如何把握生命的本質。

〔續下期〕